

中国作家前沿丛书·小说卷

鲁迅文学院 编

有人回故乡

生能◎著

美术摄影出版社

电子音像出版社

中国作家前沿丛书·小说卷

鲁迅文学院 编

有人回故乡

胡性能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人回故乡 / 胡性能著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2.3

(中国作家前沿丛书·小说卷)

ISBN 978-7-5469-2192-1

I. ①有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39589 号

中国作家前沿丛书·小说卷

有人回故乡 YOU REN HUI GU XIANG

- 著 者 胡性能
主 编 施战军 于文胜
责任编辑 张好好 张筱谨
特约编辑 郭 艳 邵 筐
封面设计 党 红
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
邮 编 830011 电 话 0991-3773964
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mm × 1 230 mm 1/32
印 张 6.75
字 数 210千字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2192-1
定 价 19.80元
-

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: 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xjdzx.taobao.com>)有售, 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守口如瓶 / 1

有人回故乡 / 44

进 修 生 / 94

天涯一梦 / 140

朱 寨 / 175

铁路看守所在丹城郊外一个叫锁吉的地方，四周是起伏的丘陵，除了远处山脊上的火化厂外，再也见不到其他建筑。平时没有车辆和人员进出的时候，监狱的两扇大门紧闭着，加之四周高墙环绕，那地方给人感觉神秘、安静而又有几丝无聊和寂寞。

像往常一样，早晨6点半，一阵凄厉的哨声总会响起，监舍里的女犯们从梦中惊醒，动作敏捷地从床上跃起，穿衣、起床、叠被。等她们端坐在床边小木凳上的时候，监狱的看守打开了监舍的铁门。这天，与看守一起进来的，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警官，当她的脚迈进监舍的那一瞬间，监舍的室长大叫了一起“起立！”，全监室的12个女犯整齐地站了起来，向警官问候早上好。

“报数！”看守威严地叫了一声。

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

与看守一起进来的警官尽管年轻，脸上却有着职业训练养成的冷峻。对此女犯们已经习以为常，她们低着头，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。果然，警官来到了洗惠的面前，为她上了脚链。“收拾一下东西，跟我来吧。”警官说。其余的女犯悄悄地松了一口气，她们抬起眼皮，

目送洗惠的背影消失在监舍的门外，都意识到她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

这一天，洗惠跟在警官后面从监舍出来，在经过平时放风的小院时，她装作整理脚上的铁链停了下来。警官发现，洗惠把目光盯着小院的一个墙角，眼睛里有着无限的留恋。

“快点，别磨蹭！”警官冰冷地喝斥。

洗惠站起来，依依不舍离开她生活将近一年的监舍，来到只有8平方米的特殊监室。这个监舍中间有一个作为床铺用的水泥台，一根拇指粗细的脚链铆死在上面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是夜晚睡觉，洗惠依旧得戴着脚链，在剩下的这一个星期，除了外出放风，洗惠每天的活动范围，就只有一米多长的以铁链为半径的那么一点面积。

这是监舍的规矩，任何死刑犯都不得例外。

洗惠在这间特殊监室住了下来，她把头埋在两腿的中间，望着脚下发亮的脚链。洗惠发现，自己来丹城，都快两年了。

前年的冬天，洗惠离开老家来到丹城，她想在这里找一家医院给她做个手术。丈夫还在世的时候，她的下身就开始断断续续流血，还常常伴随着小腹的阵阵坠痛，痛得厉害的时候，走路都得弯着腰，干不动农活不说，甚至连基本的家务活也做不了，简直成了一个废人。有几次，洗惠在自家屋里做家务时，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，额头也砍在了猪食盆上，留下一个难看的疤。一身的病，让洗惠自从丈夫在煤井下出事以后，守了几年的寡，也没有再嫁掉。

滇东北农村，只要有力气能干活的媳妇就是好媳妇。男人们都认为，女人好看只在一时，而能干活会干活却可以管一世。再说晚上睡觉，灯一关，长得好看不好看还不一样？所以像洗惠这样的病人，就没有谁愿意把她娶回家，更何况洗惠还带着两个孩子。

来丹城之前，洗惠又一次晕倒，她年迈的公婆很心疼她，请了人把她送到乡卫生院。那里的楚医生替洗惠仔细检查过后说，估计是

子宫肌瘤,失血太多,要输血。醒过来的洗惠问这种病能不能治好,楚医生说要彻底治好的话,就要做手术。但乡卫生院肯定是做不了的,要做,只能去丹城的大医院做。就这样,为了彻底治愈子宫肌瘤,洗惠在家中休养了半个月,感觉身体恢复了,才带着丈夫死后煤矿上赔偿剩下的两千元钱,一个人来到了丹城。

还在当姑娘的时候,洗惠就来过丹城,因此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。那是20年前的事了,洗惠在丹城麻线营当保姆,主人家夫妇两人都是老师,洗惠负责帮他们带孩子,是个男孩,两岁,洗惠把他带到三岁进幼儿园,才离开丹城回了老家。现在,当年的那个小男孩也许都已经大学毕业了。那一次洗惠在丹城生活了一年多,走的时候挣了五百多块钱,还有女主人送的一大包衣服。回去以后不久,洗惠就结婚了。

但是重新回到丹城,洗惠发现这已经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,20年的时光即使没有让丹城脱胎换骨,至少也把它变得面目全非。一条条新建和改建的大街,让洗惠根本看不出记忆中的一点样子。现在,洗惠只依稀记得一些丹城的地名:比如王大桥、比如牛角庵、比如杨家牌坊。尽管这些地名对于洗惠来说,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,但它们已经足以让洗惠来到这座城市时,比其他从来没到过的人,多了一分踏实。

开始的时候,洗惠没有意识到来丹城看病是个很麻烦的事。花了几天时间,她跑遍了丹城所有大医院,每一次挂号,都要花5块钱,而且还是一般的医生,要是看专家门诊,挂号费就不止5块,而是7块。第一次在人民医院,挂号室里那个戴口罩的女人问,看专家门诊还是普通门诊。洗惠想,自己的这个病是得找一个专家好好看看了,就说看专家门诊,结果仅是买了一张小纸片,就花掉了7块钱,让洗惠心疼得不得了。可是得到的诊断,与乡卫生院的楚医生说的是一样的:子宫肌瘤。那个看上去并不太老的专家建议洗惠说,你这子宫

肌瘤还是要尽快做手术。如果晚了,转变成恶性的,就麻烦了。经过他这么一强调,洗惠当即觉得自己的小腹痛了起来,就像是里面埋进了一块铁巴,一块冬天雪地里寒冷的铁巴,而铁巴正吊在她细细的小肠上,坠坠地疼。洗惠当即就说做吧,早做早好,但一问到手术费,专家说估计要一万元,至少也要交八千元的手术保证金,才可能为洗惠开住院证明。

八千元!洗惠当即就傻眼了,她说乡卫生院的楚医生说费用不会超过两千元,怎么这里会要八千元呢。专家的两个嘴角拉得很长,他说乡卫生院怎么能与我们医院比,就像拿小饭馆与五星级酒店比一样,不在一个档次。

后来洗惠又跑了几家医院,红十字会医院说要7000元,医学院附属医院要8000元,就是最便宜的铁路医院,也要4000元。而洗惠离开老家到丹城的时候,身上带着的钱只有2200元,来的路费,加上这几天在丹城找医院花的钱,洗惠不知不觉花掉200块,那可是平时要花两个月的啊。现在洗惠所有的钱,只有缝在内裤口袋里的那2000元了。

在铁路医院,当洗惠听医生说,做这种手术估计要4000元钱的时候,她曾经感觉到了一丝希望。她当时对那位和蔼的医生说,真的没有想到做个手术会那么贵,割一刀嘛,就像在我们老家,那些来村子里骗猪的,也就收个10块20块,没想到在人的身上割一刀,最便宜的都要4000元,那可抵得上养四头大肥猪了。医生一听洗惠的抱怨,表情就不再和蔼,他说,你又不是猪,你是人嘛,再说骗猪又不打麻药,不消炎,给人做手术,麻烦得很呢。洗惠就挤出一脸的笑,试着同医生讲价,问2000元做行不行?医生看都不看洗惠,说我们这里不讲价,你还是去找20块钱的骗猪匠给你做吧。

医生说完就不再理洗惠,洗惠在诊室里面无聊地站了一会,想找个机会最后求求医生,但她看医生那副拒人千里的表情,最终还

是放弃了和医生讨价还价。从铁路医院出来,洗惠在医院的过道里听到有人说,其实铁路医院看病不是最便宜的,最便宜的还要数东华医院。洗惠又抱着一线希望去了东华医院,她不敢坐公交车,丹城的公交车,上车就要交一元钱,对于城里人来说,一元钱掉在地上,兴许都不会有人弯腰了,可是对洗惠来说,一元钱就意味着一顿饭。去东华医院,如果要转车,还不止一元钱,再说了,还不知道坐哪路车去。所以洗惠决定走路去,不知道去东华医院的路怎么办?就问吧,但是被问的人总是告诉洗惠说要坐几路车,再怎么转。洗惠也不管人家说的几路车,只是顺着他们指的方向往前走,她相信只要往前走,就会离东华医院越来越近。

洗惠来到丹城的时候,天气已经开始冷了下来,毕竟是十二月初了,在洗惠的老家,这个时节已经开始下雪。洗惠来丹城的前几天,就曾看见村子后面的山顶上有了白雪,每一年的初冬,那山顶上的积雪仿佛会长大一样,先是模模糊糊的一小点,然后山顶的那点白色就慢慢地扩散开来,结果某一天早晨起来,就会看见整个山梁都白了,接着是村子后面的山冈白了,然后村子里的那几棵大树的树顶也白了,最后就是整个村子都被积雪覆盖。不过丹城还没有下雪,与洗惠的老家比起来,丹城处在更南端,每年只会下一两场雪,遇到暖冬,甚至一场雪都不下,一年就过去了。现在还不知道丹城今年下不下雪,如果不是因为来做手术,这里又没有一个家,洗惠倒还希望丹城能下一场雪的。

走了差不多四个钟头,洗惠终于来到了东华医院,尽管当年自己曾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一年多,但是丹城对于洗惠来说,依然是个陌生的城市。当保姆,大多数时间都是呆在主人家中做家务,很少有机会到街上去走走。由于对丹城的道路不熟,洗惠从铁路医院到东华医院走了许多冤枉路。这几天跑医院,洗惠都知道她这病该找哪个科的医生看了,所以她就没有再去挂号,而是直接去了门诊,这

样能节约5元钱,反正病已经确诊,她想问的,只是做这个手术到底要多少钱,2000元钱做不做得下来。洗惠想,要不是这病让她什么活都干不动,她才不想花2000元钱做这个手术呢,恶化就恶化了,又不是没有人恶化过。

让洗惠失望的是,东华医院的手术费比铁路医院还要贵,要花5000元。洗惠沮丧地对医生说,不是说东华医院是最便宜的医院吗?医生说是啊,我们东华医院的收费是丹城所有医院中最低的。洗惠说,可是我这病在铁路医院只要4000元,医生说既然铁路医院只要4000元,你还跑这里来干什么?看医生那态度,洗惠知道这里讲价也没有用,这些都是国家的大医院,哪兴讲价呢?但不讲价又怎么办,总不至于花了两百块钱,手术没做又回去。于是洗惠就赖在诊室里,后来医生借口要检查病人的身体,把洗惠撵了出来。站在医院门诊部的过道里,洗惠感到特别的无助,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,止都止不住。

从东华医院出来,洗惠一时间不知道往哪里去,她站在大门边的人行道上,难过地流泪,她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了。其实洗惠又哪里知道,每天像她这样为医药费发愁的人并不少。当时,从洗惠身边走过的行人,没有人注意到洗惠在流泪,即使注意到了,也以为是洗惠的什么亲人走掉,根本没有人知道洗惠那种被一家家医院拒绝的悲伤。后来,终于有一个人过来了,在经过洗惠身边时迟疑了一下,走过去不远之后她又站了下来,回过头来悄悄观察着洗惠。

这个人就是林姐。

林姐四十多岁了,看上去长得富态,她穿着一身体面的衣服,表情和善,后来她走过来,问洗惠怎么了,是不是有亲人刚从医院走掉?洗惠摇了摇头。林姐又问是不是检查出什么病来了?洗惠就点了点头。可是当她知道洗惠患的是子宫肌瘤,就轻松地笑了笑,说子

宫肌瘤嘛,又不是尿毒症或者肝硬化,看把你吓成这个样子。

洗惠就这样认识了林姐,不过那个时候,谁又会想到眼前这个嘘寒问暖的女人,会是一个狡猾的毒贩呢?

在丹城铁路局看守所,死刑犯被处决前的一个星期,都会被关进特殊的监舍,由专门的人员陪伴,主要是进行一种心理安慰,以缓解死刑犯紧张的情绪,当然,也是为了避免这最后的一个星期发生什么意外。洗惠住进特殊监舍的这天中午,有一个人跟她一起住了进来,这个人丹城铁路公安局的法医,姓杜。

在看守所住的时间久了,什么人住进来,洗惠都不再会好奇,她有的只是冷漠。一开始,洗惠以为杜医生也是死刑犯,就问杜医生说:“他为什么不给你戴脚链?”

“我是这里的医生,”杜医生望着洗惠笑了一下,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,只管说。”

“没有!”洗惠的声音很冰冷,她望着监室墙上的那个通风口,此时正有阳光从那里斜射进来,在洗惠身后的墙上,留下一个明亮的被拉长了的四边形。

“听你的口音……”杜医生试探着接近洗惠说,“我们是老乡?”

洗惠回过头来望着杜医生,表情开始柔和下来。“我还有多少时间?”

洗惠问杜医生。

杜医生张了张嘴,沉默了片刻之后,为难地说:“一个星期吧!”

洗惠不说话了,蹲坐在床上,一脸茫然的表情。

杜医生用手抚摸了洗惠瘦弱的肩膀,她说,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,你只管说,只要我办得到。”

两个人交谈中,洗惠还告诉杜医生,去年在火车站候车大厅,抓她的那个警察,也是她的同乡。

“你如果有机会见到他，告诉他我并不恨他。”洗惠说。

去年夏天，洗惠本来已经决定要回老家去了，可是林姐找到了她，要洗惠跟她最后去一次贵阳。在丹城火车站，洗惠碰到了来站前派出所实习的警察许苇，例行的安检中，许苇发现了洗惠藏在拉杆箱里的毒品。

洗惠被捕以后，任凭预审警官怎样做工作，她始终守口如瓶，拒不交待是谁让她带的毒品。这样一来，拘押期满后，检察院提起公诉，一审法院判了洗惠死刑。奇怪的是，洗惠放弃了上诉，而是安静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。

“听说你其实是代人受过，”杜医生说，“何必呢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！”洗惠低声说，头埋得更低了。

“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家人和孩子考虑啊！”杜医生说。

听到杜医生提到孩子，洗惠的眼睛一下子红了。

“我听说，你在老家，还有一双儿女，大的才只有十来岁！”

洗惠她点了点头。

“我也是母亲，”杜医生推心置腹地说，“最放心不下的，莫过于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了！”

洗惠开始小声抽泣。

“你的样子看上去很老实，根本不像是贩毒的，”杜医生说，“你一定是被那些毒贩利用了。”

杜医生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悄悄观察着洗惠的反应。

“说不定，”杜医生欲言又止，“那个让你贩毒的人，正巴不得6月26日这天快一点到来，那样的话，她就安全了。”

“她一定是这样！”杜医生仿佛在自言自语。

“林姐不会的！”洗惠突然说了一句。

但是刚把林姐这两个字说出来，洗惠就后悔了。杜医生等待着洗惠接着往下说，可洗惠再也不肯开口。一阵沉默之后，杜医生叹了

一口气：“也许，你说的林姐也是迫不得已才贩毒的。”

“每个女人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林姐肯定也是这样，”杜医生说，“要是都衣食无忧，谁愿意去贩毒，去干这种杀头的事呢，对不对？洗惠！”

“其实，林姐真不是个坏人！”洗惠说。

两年前的那个冬天，走投无路的洗惠碰到了林姐，在得知洗惠没有住处之后，林姐说她在白菜营那里有一间空房，洗惠可以去住在那里。

白菜营是丹城的城中村。20年前，或者往前更早一些，白菜营对丹城来说，还只能说是郊外，纯粹的郊外。一条西汁河，把白菜营与丹城隔绝开来了。西汁河的东面，是城里，而西汁河的西面，就是乡下。不要看只是一河相隔，连发音都不同。比方说城里人说的“五”，到了白菜营，人们就说成是“藕”，五角一斤的白菜，就成了“藕”角一斤。当白菜营还只是白菜营的时候，它其实就是丹城郊外的一片农田，上面种满了白菜，而在那里居住的农民，也大都是以种植白菜为生。但有一天，城市突然要长大了，更高的建筑，越过了白菜营，修到了更远的地方。城市的扩展，让白菜营几乎成了市中心。到了10年前，白菜营最后一块白菜地也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四五层高的民居，但是人们还是习惯把这地方叫白菜营。当然，以前勤劳种植白菜的农民都不再种白菜了，他们更多的是把自家多余的房间腾出来，租给那些来丹城淘金的乡下人。

前年冬天，洗惠跟着林姐离开了东华医院，她们倒了两次公共汽车，又在一条宽阔笔直的大街走了一段，正当她心里感到越来越不踏实的时候，林姐突然带着她从一条小巷拐了进去。那是一条狭窄的小巷，洗惠停了下来。自从跟着林姐从东华医院过来，她一直在认真地记路，现在她记住了巷子的那面墙上，有一个宣传栏，上面张贴着预防非典的宣传画。在小巷中走了一段以后，洗惠发现四周的

建筑一幢与一幢十分相像，与自己老家乡上的房子没有什么区别。在这里洗惠看见了满地的甘蔗皮、小巷中挂着鼻涕疯跑的孩子，以及那些坐在出租房门外无所事事的女人。眼前似曾相识的情景，让洗惠备感亲切，然而又让她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。在路上，林姐说她最看不得女人哭了，所以想筹钱替洗惠做手术。

洗惠一开始也不太相信林姐的话。丹城一个个的大医院，都没有一个医院愿意少点钱帮她做手术，林姐会去帮她筹钱？看见洗惠有些怀疑，林姐就把她的袖子撂起来，洗惠看见林姐左手腕上，长着鸽蛋那么大一个肉瘤。林姐说，你才是患了点子宫肌瘤，我几年前患的是尿毒症。当年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帮了我，看见你在医院门口流泪，我就想起我患病的时候来。

“我们是同病相怜！”林姐这样对洗惠说。

10 让洗惠感动的是，在穿过马路的时候，眼前一辆辆急驰而来的汽车让她有些犯晕。林姐看出她的犹豫来了，伸过手来挽住了她的胳膊，这让几天来一直受冷落的洗惠心里热乎得不得了，对林姐仅有的一点防范心也减轻了。

“林姐，尿毒症是一种很重的病吧？”

“两个肾都坏死掉了，你说严重不严重？”林姐说。

“什么肾啊？”

林姐笑了笑说：“就是你们农村说的腰子！”

洗惠一听说是腰子，也笑了。这一笑，洗惠就觉得与林姐像老朋友一样了。

两人到白菜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林姐带洗惠找了家米线店坐下，林姐对站在灶台前忙活的小老板说：“来两份砂锅米线，大碗的。”

砂锅米线端上来之前，洗惠把手伸进裤包，用手摸她小腹，缝在短裤中的钱还在，这让洗惠感到宽心。之后她就把手死死地捏住裤

袋里剩下的那10块钱,心里犹豫着人家端米线过来时,她要不要把账付了。洗惠不是一个喜欢欠人情的人,既然人家林姐都把租的房子借给她住,那她请林姐吃一碗米线也是应该的。

林姐好像看穿了洗惠的心思。两锅热气腾腾的米线端上来以后,林姐用手拉住了洗惠那只捏着10元钱的手。林姐说,等以后你有了钱再请我吃。洗惠就不再坚持了,她低下头看着砂锅里还在冒着气泡的米线,心里感到非常温暖。吃米线的时候,洗惠又一次看见了林姐左手上的肉瘤,因为长在那里不好看,林姐用了一个护腕套在了那里。

看见洗惠用眼瞟自己的手腕,林姐说:“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肉瘤,而是患尿毒症的时候,做血透把这里的肌肉都打坏掉了。”

洗惠没有想到腰子坏了那么麻烦,她说:“我只知道在我们农村,如果一个男人的腰子不行了,做那种事情也就不行了。”

林姐笑了:“以前我也以为腰子是管男人那个的,后来自己的肾出了毛病,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。”

洗惠说:“看来这人的腰子,随随便便坏不得!”

林姐告诉洗惠,人吃进去的东西都会有毒,如果肾,也就是腰子是好的,这些毒就会通过肾进入尿液,然后排掉。如果肾坏掉了,毒素就进不了尿液,这个时候的尿液,变得像清水一样,一点臭味都没有,毒素都进入血液里去了,要不了半个月,人就会中毒而死!

“那患上这种病怎么办呢?”洗惠一脸的担忧。

“那就要对血液进行过滤,”林姐伸出她的左手,指着那肉瘤说,“有一个机器,伸进这里的血管,把里面的血抽出来过滤了,再输送回去。”

洗惠望着林姐,打了个冷颤:“怎样才医得好啊?”

“肾坏了以后是治不好的,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,就是把我身上的坏肾割掉,换上别人的肾。”林姐说着掀开她的衣服,洗惠看见她

的腰上有一条长长的疤痕。

不过更让洗惠感到吃惊的是，换个肾竟然要几十万块钱。天啦，洗惠小声叫了出来：在我们老家，要值十几个挖煤人的命了。那年我男人下井，结果井下起了阴火，烧死了，矿上也就只给了两万块钱。

林姐说：“这几十万，仅仅只是换肾的钱，而在换肾之前，每个星期要去做两次血透，要差不多一千块钱，换过肾以后，每天都要服用抗排斥的药，每个月没三两千根本不行。”

洗惠本来很想问林姐怎么会有那么一大笔钱做手术，想了想，觉得跟林姐还是不太熟悉，就没有问。

吃完米线，林姐带着洗惠又穿过了两条小巷，这才来到一道铁门前。洗惠发现这条小巷里的房子几乎都修成了一样，差不多一样的楼高，一样的样式，连每一户人家的铁门都很相像，进这里来不迷路才怪呢！洗惠说，没想到丹城这样的大城市，街道也有像乡下一样窄的。林姐就告诉洗惠说，这地方以前都是菜地，农民后来修了房子租给外地人住，每个月的租金都是好几千块呢！林姐说着，掏出了一把钥匙打开了铁门。

“记好了，”林姐叮嘱洗惠说，“这道铁门上贴着的是关公，而旁边一家贴着的是秦琼，另外一家什么也没贴，你不要记错了。”

进了铁门，是一个黑黑的过道，洗惠跟着林姐摸索着往前走，前面有亮光的地方是一个狭小的天井，顺着一条同样狭窄的楼梯上了四楼，林姐又掏出钥匙来打开了一道门，进了一个面积十来平方米大的小屋。

上楼梯的时候，洗惠又将手伸在裤包里，摸了摸紧贴在小腹上的那2000块钱，这才进了屋来，洗惠总算放了一点心。她抬眼打量了一下屋子：墙角摆着一张床，墙边放着两个破旧的沙发和一小张木桌。木桌的上面有一个热水瓶，下面有一个盆，总之屋里简单得就如同是一间乡间旅馆。感觉得到，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，还有些

冷,一定是有很久没人在这里居住了。林姐从钥匙串上解下了两把钥匙递给洗惠。林姐说,厕所在外面的小巷里,不过最好白天去,夜里去不太安全。说着,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零票,是刚才吃米线用一百元找剩的,全都塞进了洗惠的手里。洗惠本想推辞,但她从林姐手上的力量,感觉到了林姐的诚意。

“那就太谢谢林姐了。”洗惠说。

林姐笑了笑:“你暂时坚持几天,等我筹到了钱,联系好了医院,就来接你去做手术。”

林姐在屋子里坐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,两个人拉了拉家常,女人与女人,总是容易沟通一些。林姐甚至跟洗惠聊起了她当年在工厂里的事。洗惠这才得知林姐原来已经退休了,是内退,要等到了真正的退休年龄,才办退休手续。林姐告诉洗惠说,她患了肾病以后,丈夫就跟她离了婚,现在一个人生活。可是洗惠觉得林姐根本不像一个退了休的,她看上去甚至还很年轻。后来林姐走的时候,洗惠送她出门来,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,洗惠想,像林姐这样保养得好的女人,要是在她的老家,根本不愁嫁不掉。

林姐走后不久,天黑了下來。

洗惠在屋子里找了一只桶,在走廊的水冲那里提了水回来,想把身上的内裤洗了。洗惠患的是子宫肌瘤,常常会有血流出来,在家的時候,每天都要换一换内裤,否则一身的腥味。

这次来丹城,先前的几天,洗惠住在堂妹小莲那里。小莲在一家家政公司打工,也是租了一间七八平米的房子。她最近谈的那个男友,每天下午都会过小莲这里来做飯吃,屋子又窄,洗了内裤还真没地方晾晒,所以洗惠就只有一直忍着。今天从铁路医院到东华医院来,洗惠走了好长的一段路,身上出了些汗,气味就出来了。有好几次洗惠都觉得自己闻见血腥味了,尤其是在米线店里的時候,林姐就坐在身边,洗惠担心林姐闻到,就紧紧夹住自己的双腿。现在终于